

随笔

## 稻花飘香

张颖

在我国,水稻多生长在气候炎热、雨水充沛的南方,但在我的老家豫东平原,有几年却栽种了水稻,而且获得了丰收。

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村民一年四季以杂粮果腹,极少能吃到大米。只有过年或走亲戚时,才能喝上一碗大米稀饭。

彼时土地还没有包产到户,大家集体劳动。村民们时常议论:既然买不起大米,为什么不自己种植水稻?我们这里其实具备种植水稻的优越条件:土地肥沃且黏性大,不易渗水;洛河从我们村边过,水量充沛。但耕地是集体的,种什么得大家说了算。

父亲年少时上过私塾,识不少字,还能背诵好多古诗。大家认为他有学问,就选他当生产队会计。我家的老房子宽敞,村里开会常在我家。我曾亲耳听到村民为是否种植水稻展开激烈争论。我们村三个生产队中,另外两个队的村民不愿冒险,认为水稻产量不稳定,还占用耕地,而我们第一生产队的大部分村民愿意尝试。队长拿不定主意,便想听听我父亲的意见。父亲说:“种植水稻可能减产,甚至颗粒无收。最坏的情况是我们都挨饿。但不尝试怎能成功?如果真没了吃的,我们就外出讨饭!”就这样,大家举手表决,几个原本拿不定主意的人也举起了手。我们队决定拿出近百亩耕地种植水稻。

我和小伙伴们时常跑到田里,看大人们如何把旱地改造成水田。村民们先用泥土堆起田埂,将耕地圈成大小不一的地块,再用铁锹、木棒反复夯实田埂,以防漏水。接着翻松泥土,最后开始灌水。机器早已运到河岸,水泵也安装完毕。柴油机需要有力气的人才能摇动,有时还得几个人接力。水泵直径一尺多,出水快、扬程远。田里注满水后,村民便赶着牛拉着耙,在水里不停地搅动,有时要搅好几天,直到田里基本不再渗水。

插秧多由妇女完成,她们从稻田的一头开始,边插秧边慢慢后退。我们小孩子也跳到水里,想学着大人的模样干活,却影响了她们的速度,最终满身泥水地被赶了出来。

父亲是力主种植水稻的,上百亩禾苗的长势时刻牵动着他的心。如果收成不好,生产队的村民就要挨饿。可偏巧老天一直不下雨,父亲不时站在烈日下仰望天空。热辣辣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,他便踮起脚跟向远处眺望。天空万里无云,还刮着热风,地里的庄稼苗都旱得蔫了,这让父亲忧心忡忡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稻田里的水干涸了,洛河的水位越来越低,甚至裸露出河床,连河底的淤泥也被晒得龟裂。村民们在河床里向下深挖,也只有少量的水涌出。

父亲经常一个人去稻田。他沿着田埂走,不时蹲下身抚摸禾苗。走累了,他就掏出烟袋,从一个小布袋里捏些烟丝按进烟锅,点燃后猛吸几口,烟气呛得他不停咳嗽。看着这些日渐发黄的禾苗,父亲心急如焚。天黑后,父亲担着一副水桶

出了院门,我在后面暗暗跟着。他来到河边水坑处,用手电筒照着,盛满两桶水,挑起来向稻田走去。我飞快地跑回家告诉了母亲。母亲也掂了塑料桶去稻田,我扛着一条扁担紧随其后。父亲看我们来帮忙,没有说话。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运水,直到鸡叫二遍才回家。

后来,父亲每天都在天气稍凉爽时去担水浇田。我又累又困,去了几次就不干了。有一天夜里,我迷迷糊糊地醒来,发现父亲不在床上。母亲干了一天的重活,睡得正香。我摇醒她。她看了看天色,惊呼:“都后半夜了,咋还没回来?这浇地的活也不是一下子能干完的!”我俩慌慌张张向洛河跑去。父亲没在水坑边,我俩大声呼喊,没有回音。我们急忙向稻田跑去,忽然听见一阵呻吟。走近一看,父亲摔倒在稻田里。母亲背着他,步履蹒跚地回了家。

十多天过去,父亲的脚恢复得很好,总想让母亲搀扶着去稻田看看。有一天,我们来到河堤上,看到村民在河底挖了许多水坑,正从坑里汲水运往稻田。队长慌忙放下水桶来到父亲跟前:“你的脚还没完全好,怎么来了?”父亲说:“大家辛苦了……”我看到他转过身抹泪。

经过大家的持续浇灌,禾苗得以继续生长。又过了几天,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。那天阳光仍火辣辣地烤着大地,河底许多水坑已没有了水,正当大家忧愁时,刮起了大风。乌云从西南方滚滚而来,一道闪电像烈焰划破

长空,紧接着是响彻云霄的炸雷,大雨倾盆而下。好多村民站在屋外,任凭雨水浇湿衣裳。这场雨下了三天三夜,洛河的水位涨得很高,稻田里积满了水,旱情终于缓解。雨后的禾苗长势迅猛,不久就抽穗了。

我和父亲到田边看稻子长势。清晨,氤氲的烟云弥漫天空,湿润的空气打湿了我们的衣裳。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稻花香气,混合着晨光、水汽与稻子生命力的芬芳气息,沁人心脾。“隔水风来知有意,为吹十里稻花香。”父亲说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写雨后稻花香的诗句。我似懂非懂。抬眼望去,一株株稻子相互簇拥,风吹得碧绿的禾苗高低起伏,似翻滚的波浪。那稻穗上点点稻花在日光中摇曳,泛着淡黄色,像千万颗眨着眼睛的繁星。

稻花的香味引来成群的蜜蜂,它们扇动翅膀,毫无顾忌地从我们身边掠过;五颜六色的蝴蝶也不示弱,在禾苗上空盘旋,倏地落在花穗上,吮吸花蜜。父亲说:“我们去河堤吧,不打扰它们了。”

我俩沿着田埂走向河堤,看到陆陆续续来了许多村民,他们循着稻香来到稻田边,喜笑颜开。他们知道,稻花开放将决定秋天的收成,这是人们与大自然千百年的约定。稻香浓郁,他们啧啧称赞,说今年一定能有个好收成。稻田边不时传来村民爽朗的笑声,这笑声感染了父亲,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诗歌

## 倚门览秋(组诗)

颍河浪

一

聪明的  
当火烧云煮沸碧落的星石  
你的蛾眉月砸下水淋漓的泪  
昨日的眼角  
鱼尾纹摇来满目金黄的晕染  
为什么高粱哥满是褶子的脸却  
羞红了  
低头捡拾草丛中每一粒虫鸣

二

斑鸠声声在梧桐树间回荡  
秋蝉在老柳树梢宣示  
你一袭火裙 举起  
一把碎花油纸伞  
回望青纱帐上的彩虹  
还有脚下这二尺阡陌  
道旁草丛中慵懒的游鱼  
仰望苍穹  
聪明的你  
将带我游向  
哪年哪月的太阳

三

院子里老柿树挂满灯笼  
再也挥之不去的你呀  
食指轻蘸我杯中毛尖茶酒  
聪明的  
为什么不洒尽那天上的云  
然后在冬的门外  
做一名不食烟火的门神

四

噪蝉的月光

被你轻吹成远处高楼上  
四处漫飘的绿色音符  
从此青蛙不再屈指数  
每一片指缝间被吹走的时光  
如若我架起炭火炉  
把秋绪撒上孜然  
守望窗外皑皑白雪的远山  
聪明的你  
能否为我捡拾几缕照走暮色的  
松柴

五

你来啦  
惊走每一尾希望  
我用红泥小火炉  
腊肉煮流年  
你去 你去  
为什么不快马请来  
爽快的冬  
我好翻过这梅里雪山  
循声而望三月的平原

六

是蒙古高原的长调  
在悠扬地呼唤我吗  
打马而来的其其格  
一声长鞭把草原上的秋云赶到  
阴山北麓去了  
你赶着大雁远飞洞庭湖吗  
聪明的你 听  
腾格尔的歌声正掀起风暴中的  
狂浪  
那就进来 盘腿而坐  
我们来吃肚包肉  
我们举碗马奶酒  
喝他个地老天荒

散文

## 山居两日(外一篇)

王心安

人是怪东西。在城里待得久了,水泥墙看腻了,喇叭声听麻了,心就闹得慌,总想往山里钻。那年我在省委党校学习,恰逢周末,便跟焦作的同学说,想去山里躲两天。同学实在,也不废话,先拉我去喝了碗驴肉汤。汤是乳白的,滚烫,撒一把青蒜苗,就着刚出炉的火烧,吃得一身透汗。就是有点咸,我连喝了两大杯水。吃饱喝足,他把我送到山脚下,指着云雾缭绕的半山腰说:“上去吧,那儿有户人家,能住。”

起初是有几分懊恼的。山不算陡,却也蜿蜒。背着个小包,走走停停,等爬到山腰,日头已偏西。那里别有洞天,一块平整的合地上,孤零零卧着一处农家院子,像谁随手搁下的一块憨厚的石头。老板娘见有客气喘吁吁地闯来,并不惊诧,只撩开门帘笑道:“哟,爬上来了?快进屋喝口水。”她递过一个缺口水的水杯,水还是温嫩的。

当晚吃了家常饭,同学留下的酒喝了一瓶,便早早歇了。山里夜静,虫声如雨,满天繁星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摘到。只是那土炕久无人住,总觉得身下窸窣窸窣,似有活物在蛄蛹。我拿手电筒照了照,也没看出个名堂,大概是土鳖虫之类。一夜翻覆,也未睡实。

第二天一早,我便寻思换个住处。跟老板娘结账,她少收了我五块钱,说昨晚没睡好,权当补偿。她听了我想换地方的想法,也不挽留,只指了指山脚:“往下走,有个单位建的山庄,清静。”我便提着包下山。这净影山庄,白墙黛瓦,藏在山沟里。也巧,正赶上淡季,整个山庄竟只我一个客人。早起我去山庄后的湖边散步,回来时,那小服务员正在门口张望,见了我笑道:“可算等到您了,就等您回来

开饭呢。”小姑娘看着也就二十出头,脸上有几颗雀斑,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

早飯极简单,一盘金黄的炒鸡蛋,一盘两面焦黄的煎豆腐,一小碟自家腌的脆咸菜,还有一大碗冒热气的小米粥。吃毕,回房沏上一杯山茶,靠窗发呆。歇够了,便提着那杯茶,慢悠悠往山上晃。这回不用赶路,只管看景。山不高,路边的野菊花开得泼辣,黄灿灿的一片。我顺手掐了一朵,含在嘴里,有点苦,回味倒是甜的。约莫中午时分,又晃回了山腰那户农家。

老板娘正在檐下择菜,见我回来,笑道:“回来啦?”要了两个家常小菜,一盘清炒野苋菜,碧绿;一盘凉拌山木耳,脆生。又要了一杯自酿的蜂蛹酒,甜丝丝的,酒劲不大。主食是山韭菜捞面条。面条是手擀的,筋道。山韭菜切得细碎,热油一泼,“刺啦”一声,香气直钻鼻孔。拌开来,绿是绿,白是白,吃一大口,满嘴都是山的味道。就是油放得多了点,碗底汪着一层。

吃饭时跟老板娘闲扯。她说山里风大,存不住水,种不了细粮。又说这山叫蟠龙山,这谷叫净影谷,风水好着呢。我顺口问起山坳里那座寺。老板娘放下菜刀,擦擦手说:“那可是古寺。听说隋朝时候就有了,一千多年哩。有个叫慧远的老和尚,早年间就在那儿出家。那人厉害,朝廷要灭佛,他敢当面跟皇上争辩。后来在那儿写字,写完把笔往天上一扔,那笔愣是没掉下来,挂在半空了。那地方,现在叫‘掷笔台’。”她说这话时,眼神有点飘,不知道是在回忆谁说过,还是自己编的。

这话有意思。酒足饭饱,揣着老板娘送的自制金银花茶,我慢悠悠地下山,踱到对面山坳里的净影寺。

寺门不阔,匾额上“净影寺”三个字,笔力沉稳。“净”字是三点水,取水绕山环之意;“寺”字不出头,说是因古寺坐落于盆地,不求闻达。院内很静。一个老和尚在扫落叶,“沙——沙——”。我凑过去,递根烟,他摆摆手,笑着指指殿内。聊了几句闲话,无非是天气、收成。说起慧远,他眼皮抬了抬,说:“那是咱们的祖师爷。护法卫道,是本性;著书立说,是缘分。”说得平平淡淡,仿佛在说邻家老头。我问他掷笔台在哪儿,他往山后随便一指,说塌了,没剩啥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有点失落。

后来老和尚邀我在寺内吃晚饭。饭是斋饭,很简单,一碗青菜豆腐汤,两个暄软的馒头。汤是素的,却鲜。吃着饭,看着窗外太行山的轮廓,忽然觉得,老板娘说的传说、老和尚说的平常话,都像这碗汤一样,清淡,却可回味。

暮色四合,山风凉了,我起身回山庄。躺在床上,竟不像昨夜那般辗转。只听得窗外虫声依旧,远处山寺的钟声悠悠传来,撞一下,停一会儿,再撞一下。那声音不响,却好像一直往心里去。我也不知何时睡着的,梦里并无一物,只觉得身子轻了,像那笔,悬在半空里,风一过,就荡一荡。

扫叶

山里的日子,是数着落叶过下去的。这话说得矫情,但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。

住在净影山庄,每日午后,总能听见那种声音,“沙,沙,沙”,匀匀的,不紧不慢。不像扫街,倒像是在磨蹭时光。那是寺里的老和尚在扫院。

起初我不解。这深秋的落叶,哪是扫得净的?风一过,新



云下花田

孙红光 摄

